



儿时的年味儿

□余姚市舜水小学 王巧萍

随着鞭炮声渐渐销声匿迹,年的脚步也轻轻悄悄地远去了。恍惚间又长了一岁,天天宅在家里,对着电脑,盯着手机,无所事事。于是,更怀念起儿时过年的味道来。

小时候最盼望的事便是过年。过年了,便有新衣服穿,有好多好多好吃的(其实现在想想,这个好多真的要打上引号),可以放鞭炮,可以拿到压岁钱!思绪一打开,便似开了闸门的水,一泄而出……

小时候家里穷,只有过年时,妈妈才会想办法为我们姐妹俩置一件新衣服,让我们正月初一美上一美。等正月里走完亲戚,便又马上收进箱底,再不舍得拿出来。

儿时印象最深的是我小学二年级时那件红底白点的上衣,那是我第一件全新的衣服。之前,我每年的“新”衣都是姐姐往年正月穿过的衣服改的,虽然比平时穿的要漂亮得多,但心里总是会有点疙瘩。所以,当第一件新衣服展现在眼前时,我的心呀,真的像小鹿般跳跃不已!那件衣服真好看,红色的底,不是那种大红,而是那种嫩嫩的,粉粉的,特别满足女孩子的公主梦。再配上白色的小圆点,不艳,却透着清灵。领子是前后对开的小圆领,很娃娃气。特别让我喜欢的是两片前襟下摆的两个衣袋,衣袋设计成了心形,就在心形正中间还用一条缎带缀成一朵小蝴蝶结。那是妈妈请了当时村里比较时髦的裁缝师傅为我量身定做的,姐姐那件是蓝底白点,比我的那件少了那个心形的衣裳。穿着那件新衣,我特别小心,不让她有丝毫沾上污渍的危险。我太喜欢它

了,穿过正月,不等妈妈催,我就很主动地将新衣脱了下来,让妈妈收起来。

说到好吃的,现在的孩子估计都不知道吃什么好了。每次去超市,问儿子想吃什么,面对着琳琅满目的零食,儿子总是想都不想地说:“没什么好吃的!”可我们小时候呀,觉得什么都是好吃的!糖就着冰嚼是好吃的,自家炒的瓜子是好吃的,街头来了放爆米花的,从父母那里软磨硬泡要上几毛钱,带上几斤米,爆的米花是好吃的,如果父母肯再花点“血本”,买上几斤蜂蜜熬成焦糖,把爆米花做成“冻米糖”,那更是好吃得不得了!可令我馋涎欲滴的,而且一直爱到现在的,那就是现炸的油豆腐。

小时候,为了省钱,父母总是自己做油豆腐。年前泡好黄豆,用手推车搭上几捆柴火,到豆腐店里排队做油豆腐胚子。付点工钱,搭上自己的工夫,磨豆、挑水、压胚,廿九晚上一直忙活到半夜时,就能一头挑着豆腐胚子,一头挑着豆腐渣回家了。这时候的我们,早就在梦乡里遨游了。父母生起火,烧起油锅,下好第一锅油豆腐后,便开始叫我们起床。等到我们迷迷糊糊胡乱套好衣服,磨磨蹭蹭坐到桌前时,父母早已在桌上放好了一大盆油豆腐了。个个鼓鼓的,油亮亮的,有些还在滋滋作响,香味一个劲地往鼻子里钻,诱得我们的口水不由自主地往嘴角跑。瞬间,我们也不犯迷糊了,脑子一下子就清醒了,手也变得特别迅捷与准确,一捞一个准,还专挑那些有点破、炸得特别酥的。一口咬下去,那油豆

腐里原先包裹着的热气瞬间溢出,烫得我连连把口中的那一半吐出来,可又舍不得吐到地上,就一边吐到手上,一边伸出舌头哈气,再往手里的油豆腐吹气,那个手忙脚乱呀,真是让人忍俊不禁。等我们吃得口满肚饱之后,满足地再回去睡觉。第二天起来时,我们便能在房间的橱柜下看到那一箩筐已炸好的油豆腐。直到现在,我还是特别喜欢吃刚炸出锅的油豆腐!

过年了,现在的孩子压岁钱多的可以拿到过万,少的也至少在几百,而我小时候,最多时的压岁钱也不过10元钱,且在我口袋里待了一晚上就又回归给父母了。真正属于我的压岁钱只有曾经的一元钱。

那年,父母给的压岁钱在我的枕头下压了一岁后就还给了妈妈,到正月初一时,口袋里早已空空如也。倒也不觉得多失落,反正也习以为常了。初二那天,按惯例我们全家到外婆家拜年。不知是我年拜得特别好,还是外婆特别高兴,在我给外婆拜完年后,从不给压岁钱的外婆居然抖抖索索地从衣袋里摸出了一元钱分给我们姐妹俩。我胆怯地看了看妈妈,不敢伸手去接。妈妈在一旁微笑着点了点头,我们姐妹俩立刻欢呼雀跃,几乎是抢过钱塞进了自己的衣袋,生怕被对方抢了去似的。捂着那五角钱,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下来,因为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拥有零花钱!傍晚,因为外婆家睡不下,四姨便喊我们姐妹俩去她家睡。我可不喜欢离开妈妈睡到四姨家去,四姨便“利诱”我们,说

如果去她家睡,会有意想不到的好处。这倒真把我给说动了,到底是什么“意想不到的好处”呢?我将信将疑地跟去了。一到四姨家,姨父从口袋里摸出五角钱给我当压岁钱。我高兴得一蹦三尺高,赶紧把它和外婆给的五角钱放到一起,严实地藏到上衣口袋里。那一年,我就有了真正属于我的一元钱的压岁钱!

现在想来,小时候的期盼真的很简单,仅仅是一件新衣,一些零食,一元压岁钱而已!可那时的年味儿,却那么浓!做新衣要请裁缝,那是只有在有大事或过年前才请来做的;爆米花、做冻米糖、炒葵花子,那是年前都要备好的;炸油豆腐,那是年三十前晚上一定要完成的;到亲戚家拜年,在亲戚家搭床铺,许多人睡一个地铺,晚上大人们聊天,孩子们游戏,那是每个孩子最向往的。可现在,新衣时时都穿,零食天天都吃,走亲戚早上去晚上回,压岁钱一给几百几千,反而没了当年一两元钱的感觉……

年味啊,也如我们的童年,一去不复返了!



书里书外

□宁波市鄞州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顾常平

读大学时最爱陶渊明。读陶渊明的诗,有时只看看题目,也能欢喜无限,譬如《庚戌岁九月于西田获早稻》。陶渊明下过田,懂得农活,是真懂。我出身农家,对此最能体会。读诗之余我也叹息,什么时候我也能够草屋四五间,桃李罗堂前,坐在自家的明堂,边品茶边吟诗呢?

1985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在海边的咸祥镇工作。那儿离家很远,回趟家不容易,我就只得闷着头教书,一心只想把学生教好。那时被众多的练习磨着,被大小的考试压着,陶渊明被压在心里,露不出头。

因在海边,也有一种好:海鲜多,且极便宜。星期天一个人时,我就爱用李白的诗下酒。酒酣时也学李白,把酒持螯,对影三人。日子一久,我就堕落成一个吃货,工作了3年,还得靠家里资助才能买辆自行车,能疯骑着去海边兜风,瞎玩。

因是吃货,我也爱上了写吃的作家,汪曾祺就是其中之一。除了过去读过的《受戒》,我还买来、找

来汪先生的各色书来看:《家常酒菜》《写字·画画·做饭》《四方食事》《葵·蕻》……汪先生的文章除了写吃,也会写到吃以外的道理。汪曾祺先生说,“一个人的口味要宽一点、杂一点,‘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都去尝尝。对食物如此,对文化也应该这样”。我极赞同汪先生的说法。从此,我不只看自己爱的书,也看自己不爱但别人爱的书,且总想看出个“我不喜欢但别人为何喜欢”的道理。

成家后,因馋,又因受汪先生美食系列的影响,我也动手实践过。我腌过鸭蛋、蕻、冬瓜、咸齏,做过咸齏昂刺鱼、丝瓜鸡股汤、酱味龙鱼汤……每实践一样我必记一种心得。实践是越来越丰富了,却始终学不会汪先生娓娓道来、从容闲适的笔法。

年近不惑,我得了一场病,病愈后看淡了些分数,就向村人要了一块田来种。田大概三分,离家百来步。初种时还有几分消沉,但不久,心里的疙瘩就被田滤干净

了。不懂田的人以为田脏,下过田的人却知道,田才是世上最干净的东西。在那块田上,我种过几十样东西,按邻居大婶的说法,我的田“店小货多”。在别人看来毫不起眼的一根丝瓜、几株青菜,于我都是宝贝。每收获一样宝贝,我都会写一篇小文章来纪念,也会找别人写它们的书来读。这样教教书,种种田,写写东西,读读文章,亦书里亦书外,我也挺得其乐。这样的生活,大概有五六年。

之后,家搬到了宁波,宁波无田可种。没有田可弄了,就又买了不少的书来。于是家里的书越来越多,东一本西一本的,到处都是,且有越来越没处放的趋势,这让人烦心。

于是,我爱上了借书。借书极为方便。鄞州图书馆离家也就自行车半小时。做了借书卡,二个月去借一次,每次十来本书,囤在家里看。看到心爱的书,就多次续借,其中就有王敦煌的《吃主儿二编》:里面的苦瓜、丝瓜、马齿苋、香椿、秋

葵,我知道是能吃的;喇叭花、扫帚苗、蛇莓、桃胶,就没想到过也能吃;至于太平花、紫花地丁、蕹菜,却是见也没见到过的。在极度诱惑之下,我也傻傻地想,如有机会去北京,定要找几家普通的庭院,去看看这些可食的花花草草。我自认有点傻,喜欢上一本书,就会连着喜欢起书里的生活,又想找个机会去亲历一下,过过书外的生活。有时一个人掩书沉思,会搞不清自己是在书里还是书外。

曾见女儿在QQ空间发了一张照片。照片里叠着三本书,最上的是《人间有戏》,中间《忆昔》,最下面的一本只露出一角,但封面淡雅,与《人间有戏》相仿,应该也是汪先生的作品。女儿看汪先生的书,大慰我心,我就在那图下留了一条言:“你也喜欢起汪曾祺先生的作品了!”几分钟后,女儿的回答接了上来,“受你影响啊,哈哈”。

现在,女儿也成了一名语文老师,成了我的接班人。